

散發光與熱的生命鬥士

盧明瑜老師追思文集

中央大學中文系系友會

目錄

目錄	3
一、 書信及作品集	
詩稿(手稿)	7
兩封信	8
後有追兵	10
當狼不當狗	12
當狼不當狗又一章	15
辦理 B2 延簽經驗談	17
母親與練功	19
傳福音—從一步之內做起	20
二、 追思文集	
彩蝶折翼—記明瑜學姊	卓清芬 25
紀念永遠的陽光天使盧明瑜老師	楊自平 26
漫步和平東路，想起你	龍亞珍 28
縱浪大化中——懷念明瑜老師	莊宜文 32
暖暖——懷念明瑜	洪淑苓 35
一路好走，明瑜	謝佩芬 37
美人燈	衣若芬 40
點滴憶明瑜	彭美玲 42
那一段淡蕩時光	李文鈺 43
野蠻霜化歸寒草：悼明瑜	張惠媛 45
來不及告別——給明瑜	王靖婷 48
給明瑜的告別信	周兆良 50
三、 照片集	
	55

一、書信及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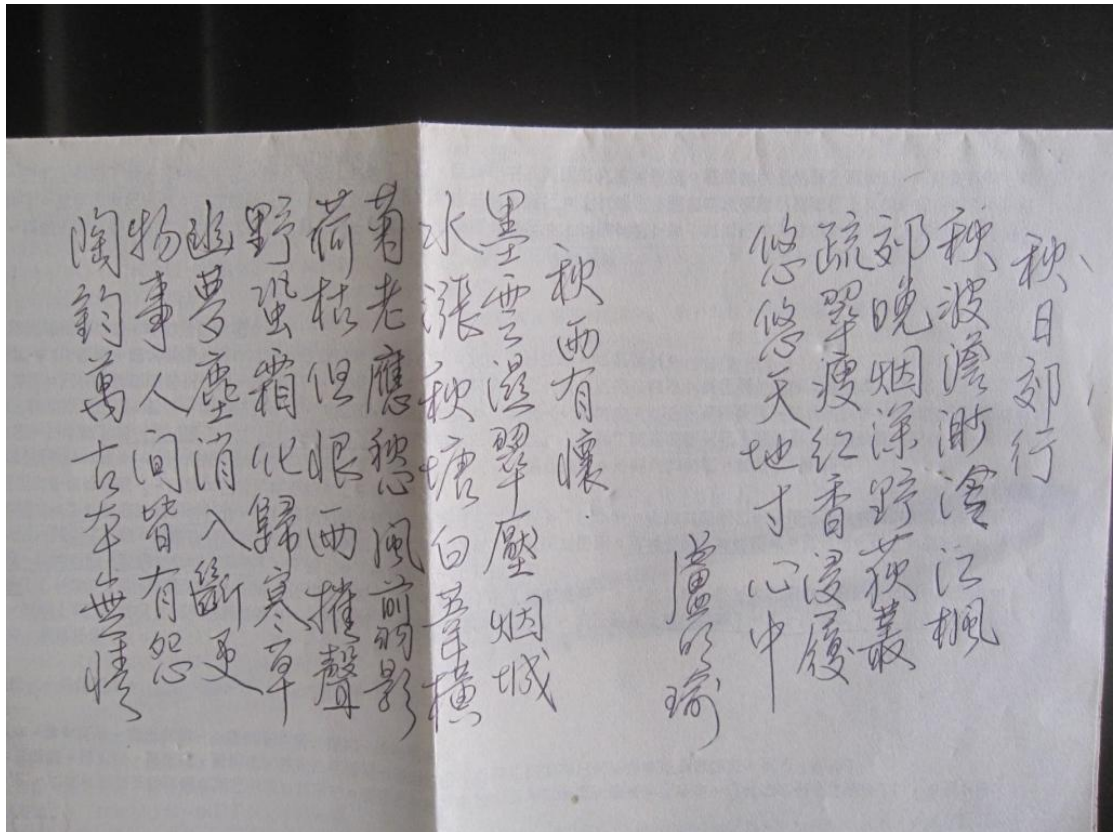
詩稿(手稿)¹

〈秋日郊行〉

秋波澹渺冷江楓，
郊晚烟深野荻叢，
疏翠瘦紅香浸履，
悠悠天地寸心中。

〈秋雨有懷〉

墨雲濕翠壓烟城，
水漲秋塘白葦橫，
菊老應愁風翦影，
荷枯但恨雨摧聲。
野蛩霜化歸寒草，
幽夢塵消入斷更，
物事人間皆有怨，
陶鈞萬古本無情。



¹ 感謝張惠媛提供。

兩封信²

親愛的爸爸：

媽和弟弟都打電話來，勸我回台灣練功，我知道這是您要他們這麼做的。去年十二月初，簽證到期時，我原本就打算返台，但一再延期，讓您的期待屢次落空，我心裡很難過。從小，我就是您最寵愛的孩子，當我來到亞特蘭大，媽說您關在房裡痛哭數日，恨我的丈夫竟把您不會開車、做飯、肺裡帶著腫瘤的寶貝女兒，送往遙遠的陌生地，乏人照料，我瞭解您當時的心痛。尤其上個月下旬在美國的X光檢查，結果不如預期，給您的打擊很大，所以百般要求家人勸我回家。我真的很想回到您身邊，但現在不能，思索了幾天，決定寫這封信，向您說明為什麼我堅持留在亞特蘭大的原因。

我到學院練功八個多月來，體重增加了八磅，食慾、睡眠、體力都相當良好，原本以為腫瘤一定是消失了，才有這樣的狀況，可是檢查結果出人意料，腫瘤不但沒有消失，還比九個月前大了一點，當下，我很失望。但仔細想想，先前的片子是在台灣五月下旬照的，六月底我來到學院，前三個月，適應新的生活，獨善其身，非常辛苦，再加上功法尚未掌握，腫瘤成長的速度想必是相當快，十月份以後我慢慢調適過來，練功的情形也進入狀況了，腫瘤應是被壓制了下來，所以總共九個月的時間，腫瘤只長大了一成，您知道我在這兒既沒藥，也沒針，就從這個角度想，練功是有驚人效果的。何況，現在我的功法練的比以前進步，腫瘤被壓制，縮小，甚至消失，是指日可待的事，師父告誡我：勿貪、勿急，練無為之功，功到自然成。所以，X光檢查之事，並不成為我的心理負擔，它只是警惕我，練功雖未失敗，但還需更努力。

您要我回台灣再做一次徹底的檢查，其實是沒有必要的。如果照出來的結果腫瘤消失了，固然很好，但機率很小，若和美國的檢查一樣，除了再受一次挫折外，您想，我該怎麼做呢？第一，進醫院治療。九個月前，我就是從開刀房逃出來的呀！今天再回去開刀、化療、電療，承受非人的生活，是我不能接受的。第二，趕緊回學院。這豈非徒費時間，搭飛機來回，上醫院檢查，等候結果，種種消耗遠遠超過想像，既不做治療，不如就老老實實待在這兒練功。第三，自己在家練功。在家練功效果遠不及在學院來的好，這兒不但有最好的調功教練，還有師父和義工的強力提醒，只要自己有一絲鬆懈，有一點沮喪，立刻有各種心理藥方，這是不到亞特蘭大來的病人無法瞭解的，更重要的事，遠離當初使我生病的環境，建立新的思維模式，學習新的生活方法，磨練韌性耐力，在增強身體對

² 本章文章原文皆出於：

<https://skydrive.live.com/P.mvc#!/?cid=bf525061f6e61b02&sc=documents&id=BF525061F6E61B02%21220>

疾病抵抗力的同時，更提升心裡對情緒的控制力，這才是徹底殺死癌細胞，並讓它不再復發的終極手段。在家可以練身法，但很難成就心法與意法，這是我必須留在亞特蘭大最重要的原因。

在學院多站一天，就多活一天，雖說現代醫學發達，卻只有師父能給我一條實實在在讓我活下去的路，留在師父身邊，真是機緣難得，您就當我這段時間是出國留學吧！師父仁慈收留，義工熱心照顧，您千萬放心，學成了，我就會回家。

媽媽一向開朗，不太叫人操心，堯弘冷靜沉著，全力支持我在這兒的學習，也用不著憂心他和兩個孩子，只有您，年紀這麼大了，又老是操煩我的病，最是讓我放不下，女兒無法承歡膝下已是不孝，您若因我生病傷神，我就更是罪孽深重了。請您相信師父，相信功法，也相信我，我一定會好病的，只是時間的問題。六月院慶過後，應會回家一趟，您等我好消息。最後恭祝您和媽媽

萬福金安

女兒 明瑜 叩上
3/7/2007

明瑜吾女如面：

三月七日來函，獲悉種切，慰甚！

自你去亞特蘭大迄今將屆滿九月矣，除練功外，別未做其他治療，然而身體狀況顯示良佳，如睡眠佳、食飲好、體重增加等一切一切，皆出乎我意料之外，依常識推論，肺部有重疾者，殊難有此良好現象。故我對亞特蘭大光檢有所存疑，如不確經證實，對你練功心理，怕有所影響，故甚為介意。

而今難得你能從另面邏輯去思考。萬一結果：某某心裡所受威脅，豈不是更糟。因此對前光檢事，亦認為不應過度認真，一切遵照 師父指導努力練功，直到痊癒為止。

其次日前由於懸念你隻身海外，乏人照料，一時焦急情緒失控，經冷靜多時後，自覺出言不當，過於情緒化，復加以細讀來函後，內心今已晴空萬里矣，請勿念。此祝

練功進步

父 文光 3/18/07

後有追兵

這次師父生日，我回學院來，聽到一種有趣的新分類，健康沒病的叫「好人」，像我這種得了癌症的當然是「壞人」，還有一種「半好半壞的人」，顧名思義，就是有些毛病，但沒有立即致命危機者屬之，比如醫生檢查好像有癌細胞跡象，卻又無法確定，或者帶有良性腫瘤者，皆屬此類。

在練功時間上，多半「壞人」練得久，三小時俱樂部人數不少，初學此功的「壞人」，瞭解急迫性後，也在後頭苦苦追趕，希望能突破兩小時，甚至三小時。好人呢！沒有迫切性，除了師父的弟子，練多練少隨意！最尷尬的是「半好半壞的人」，說是癌嘛，醫生又沒確定，說它是「良性」的嘛，它畢竟是「腫瘤」。未達境界者，絕大多數練功之人苦不堪言，半好半壞的初學者，往往因心存僥倖，無法下定決心堅持到底，然而惡性腫瘤常是良性轉變而來，「壞人」，原先不都是「好人」嗎？我從一個「半好半壞的人」變成「大壞人」，的慘痛經驗，或許可以讓人做為借鏡，以免重蹈覆轍。

從小，我的左腮中就有一顆像淋巴結的小圓球，一九九九年初次懷孕時，發現這顆小球跟著胎兒逐漸長大，而且有刺痛感，醫生檢查後判定是良性肉瘤，安慰我不用太擔心，因為腮腺長惡性腫瘤的機率有5%。

當時我懷孕四個月，醫生建議生產完再做後續的檢查。但生產完，我根本沒將左腮的肉球當成大患。第一，醫生說它是良性的，我以為就沒事了，第二，腮腺開刀，非常可能會傷害顏面神經，造成臉部肌肉萎縮、麻痺，這對年輕的我而言不啻毀容，再加上工作忙碌，就任憑這顆小球自生自滅。五年之後，我常感到左腮耳後有難忍的刺痛，尤其夜深之際，每每輾轉難眠。二〇〇五年元旦，下定決心非得徹底做個檢查，結果得到的新年禮物是，我的小彈珠已經長成了小雞蛋，而且是惡性的。

一月中旬立刻開刀，經過了九個小時的磨難，我才被推出手術房。接著做了三十五次放療。五次化療，雖然受了很大傷害，但也許是年輕，身體恢復的非常快，我每天獨自騎著腳踏車到醫院報到，規律地跑步健身，醫生在驚奇之餘鼓勵我腮腺癌治癒率高達95%，意思是我康復的機會非常大。除卻脸部歪斜造成的心理陰影，對於身體我充滿信心，以為已遠離癌症的威脅。休息了半年多，故態復萌，我工作更賣命，旅行更盡興，八個月內出國旅行多達三次，光租車開過的路程，就超過一萬三千公里。二〇〇五年十二月我依照醫院指示做例行檢查，一切良好，醫生很滿意地安排半年後再做追蹤。二〇〇六年四月底，在身體並無特殊不適的情況下，我卻有種莫名的不安，執意提前檢查，結果這一照，真如晴

天霹靂，短短四個月，兩邊肺葉長了十幾顆腫瘤，大的已有 1.5 公分左右。因為情況惡劣，醫生希望我立刻開刀，但不保證有絕對效果，至於化療口服藥物，醫生也不認為有實質效用，此刻我才明白什麼叫「走投無路」。

幾經思索，我放棄開刀，尋求另類療法，五月底與自救功法邂逅，六月下旬便來到亞特蘭大。這一年多來，雖然沒有做檢查，但由師父所言諸如氣色好壞、體力、睡眠、食慾，幾個項目的自我檢查中，都一直維持相當良好的狀況，今年六月初返台探視父母，父母欣喜若狂，總算稍稍放下了心裡重擔。

拉雜敘述病史，實是希望提醒病友不可存有僥倖心理，當我還是「半好半壞」之人時，醫生說的 5% 得病率，讓我掉以輕心，在此絲毫沒有責怪醫生之意，因為他只是依照所知的醫學之事告知病人「實況」，並非要病人鬆懈。可悲的是僥倖心讓我以為我不會那麼倒楣拖了五年，良性腫瘤終於轉成惡性，更不可原諒的是，第一次發病治療後，腮腺癌 95% 治癒率的迷思，又讓我有僥倖心，再次放縱的結果是癌細胞又狠又快地轉移到肺，一轉移即是第四期，死亡的深溝就在眼前了。所幸我遇到師父，受到許多義工的扶持，生命中能展露一線曙光。

回顧我的無知，任性、僥倖心，差點讓我失去最寶貴的生命，讓最心愛的家人痛苦萬分，所以當我看到「半好半壞」或者「壞人」還存有僥倖心時，心中感慨無限。朋友，你當真相信，自己不會是那倒楣的 5%？或者一廂情願地以為自己一定是那被治癒的 95%？一直記得初認識從「壞人」變成「好人」的秀燕師姐說過的話，人家問她：「不是病好了嗎？怎麼每天還練三小時？」她說：她總覺得「後有追兵，不能掉以輕心」。老子早已說過：「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聖人能無病，乃因時時以病自惕，「半好半壞之人」，甚至「壞人」，勤奮練功，好好做人，皆可成為「好人」，但存有僥倖之心，功可練可不練，人可好好做，也可不好好做，那麼潛藏的危機，就好像不定時炸彈，千萬別等醫生證實真的得了癌症，才後悔莫及啊！

肺腑之言，謹與同修分享。

當狼不當狗

今年三月，練功前做完暖身運動的一個晚上，師父突然出現在樓下的教室裡，嚴肅地對我們這群癌症病人說：「要當狼，不要當狗，狼有拼搏的精神，而狗只會等人丟骨頭給他吃。」每當我練功即將被疼痛淹沒的時候，這話總會在「腦海盤旋」，給我一股力量。

師父平日風趣，但對癌症病人練功的態度卻是嚴厲的，因為唯有鞭策重症病人努力求生，才是真正的慈悲。記得去年剛到學院一個多月，一位朝夕相處的癌友身體狀況已相當惡劣，每天看著她身體與心理的雙重煎熬，同病相憐之悲讓我常以淚洗面。有一晚在學院裡，大夥圍看著只能斜臥的她，心情沉重，我又忍不住淚，躲在一旁哭，黃安勝走了進來，一反安慰的語言，說：「同情並不能打敗癌細胞，只有自己振作起來才有活命的機會。」說完，轉身給了我一個非常嚴酷的眼神，要我不准哭。當時對他，真是深惡痛絕，怎麼會有這麼沒心沒肺的人呢？面對如此場景，怎能說出如此殘忍的話？然而，時過境遷，看過抗癌成功與失敗的人，我終於瞭解安勝態度背後的真意。

絕大多數的人都是軟弱的，只是有程度大小的差異而已，趨利避害，好逸惡勞更是眾生的習性，未危及生命之前，當作是一般人的通病無妨。但到了生死交關之時，懦弱、好逸惡勞沈浸在悲傷中，完全激不起求生的意志，做不到求生的行為，便是非常嚴重的了。即使健康的人，只要練過生命自救功法，都知道是件辛苦事兒，何況是身體狀況虛弱的癌症病人，但如果相信這是個能救命的法寶，而且連最親的家人也不可能幫你「站」出生命來的時候，為了活下去，只能靠自己。師父，安勝的嚴厲，就是要癌症病人不能因痛楚、憂傷而懈怠，否則惡性循環到底，只有一個不幸的結局。癌症病人的生命很危急，每天練功其實就是跟死神作戰，不被肉體的疼痛擊垮，便能多爭取到一點時間，白天減少情緒消耗，晚上努力採取能量，原本三個月的生命可以延長至六個月，再由六個月延長至一年，一年再到兩年、四年、十年、二十年，一步步逐漸增長下去，可是起點非常艱難，沒有當狼不當狗的拼搏精神如何能做到？

練過生命自救功法的人都有痛的經驗，而且病愈重痛得愈厲害，膝蓋、腳底、大腿、肩、脖、背、胸疼，對我而言是家常便飯，有些只痛幾個月就過去，那都叫老天爺的恩典。

我的腳踝曾腫得像饅頭似的，有幾個月時間，左手根本抬不起來，每晚睡覺總要痛醒好幾回，更有些時日，胸腔漲到要爆開，不管呼不呼吸都痛，腳底天天都像踩在鐵板上烤 BBQ，酸麻腫脹痛一樣不少，我管它叫「炮烙」之刑。有幾

次「有趣」的經驗實在難忘，二月亞特蘭大最冷時節，有一回我在院子草地上練功，三個半鐘頭下來，走回置物室約莫十來公尺的路，因四周空曠無物可攀，磨蹭了五分鐘還爬不到。還有一次，收功後兩手凍得僵疼，一個再普通不過的門把，我轉了三分鐘就是扭不開，在寒風中凍得咬牙切齒，恨不得有第三隻手伸出。又有一次，收功後胸前肌肉痙攣，倒在置物室的椅子上，豆大的汗珠浸濕衣衫，事後心裡可惜這汗若是練功時流下該有多好！再怎麼痛，想到站在我前頭的莎莎，就能多忍一陣子，知道莎莎經歷的人，沒有不動容的，跟她比起來，我的痛只是搔癢。

身體的痛遠不如心靈的痛，去年，二〇〇六年六月底赴亞特蘭大前，父母來看我，他們匆匆停駐，連午飯都不肯吃，八十歲的老父，無法改變我到亞特蘭大的決定，倉皇無奈悲哀全在他黃濁的老眼閃爍，他無法多留一刻，深怕情緒崩潰。弟弟開著車把父母帶走，我目送車影消逝，那真是一種椎心刺骨的痛啊！後來丈夫及兩個稚齡的孩子陪我前來學院，住了兩個星期，還是得回台灣了，在我心底別離的情景早已演練過千萬遍，彷彿可以承受得住心理的痛楚，所以他們離開時我冷靜壓抑，可是當車子即將消失在視線盡頭，我突然發狂地追著車子跑。悲莫悲兮生別離，而此次的生離，對已被醫生判定大概只剩半年、最多不過兩年可活的我而言，也許即是死別，獨在異鄉為病客，何其難堪哪！我告訴自己，絕不再讓這悲慘的情景重新上演，唯有活下去，才能對父母贖罪，才能回報丈夫、照顧孩子，所以我要當狼不當狗。

為了完成「重新追回健康生命」，此一「充分之善」，對癌症病人給予適當的嚴厲鞭策，便是一種「必要之惡」。天底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穫，生命自救功法是法寶，但不是仙丹。好多人問過我，到學院練功不是一定會病好嗎？怎麼還有那麼多人失敗呢？對功法認識不清或帶著幻想的人，總把法寶誤為仙丹，以為只要站在學院練功癌症就會痊癒，就像武俠小說裡寫的，吃了一顆深山的千年珍果，便能起死回生，我們當真以為有這樣的仙丹能治病？不，這是貪念與僥倖心。累積了那麼多年的沉沉疾疴，連最先進的醫學都束手無策，怎麼可能不痛不癢就給你站好病了？從小我們不是被教導「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唯有堅忍不拔，努力不懈才能獲得成功嗎？練功好病的過程，正是這些理念的實踐。

練功只要確切按照九條要領，循著軌道踏實去做，成功是必然的。然而，人生來便有殘缺性及劣根性，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大概也會發現，失敗永遠是多於成功的吧！練功失敗的原因很多，這已牽涉到我能力無法言說的福報及機緣的問題了。可是，最近師父帶領義工參加網球比賽，看了幾場球下來，對於成功與失敗，有一些新的認知，讓我在努力追求成功的同時，對失敗也有更寬容的想法。

師父總告訴大家：打網球也跟做人一樣，輸贏不是最重要的。的確，比賽一定會有人輸，而且永遠是輸家多，贏家少，但為什麼我們沒有十足會贏的把握還是要參賽？又為什麼眾人還是要給輸家鼓掌？因為這是運動家的精神。每個站在台上的人呈現的是他上台前的努力，通過比賽知道自己的程度何在？測試自己潛能的極限何在？即便輸了，也可從中學習經驗，為能力的提升而奠基，所以沒有十足把握仍需參賽，也所以眾人要為輸家鼓掌。學校裡每個班級通常只有前幾名能拿獎狀，我們卻不會因為知道鐵定拿不到獎狀就不唸書了吧！

學習過程本身就是價值，練功何嘗不是如此？

我常思索，師父從早年隨緣教學到後來艱苦創立學院的深意。當年隨緣教學，能站得住，吃得了苦的才教，否則就請回家，在如此嚴格要求下，所救的病人幾乎個個都活了下來。

創立學院後，費盡千辛萬苦，病好的比率卻不如從前。若只求世人眼前的成功，師父大可不必走如此辛苦的路，為何即使已病入膏肓，只要肯走到師父面前來的人，師父仍傾心盡力地教？又為何只練五分鐘就跑了的人，學院還是敞開大門歡迎？創立學院是為了擴大救人的範疇，悲憫世人，雖未必個個都有病好的福報，但此刻接觸了功法，來世學起來便快得多！原來救人的宏願，不只救今世，還要救人的來生。然而對只看得到當下，無法預想來世的我，毋寧相信，師父要點醒我的是：努力學習的過程就充滿意義，即使是短暫的五分鐘。唯有盡力拼搏的人，才能體會生命的珍貴與美好，也才會知道生命不能渾渾噩噩，不可隨意揮霍，如果盡了人事仍舊失敗，便是「非戰之罪」！孔子早已說過：「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師父也常講「有志者不在年高，無志者空活百歲。」過程有時比結果更重要。

病前，常到各地旅行，深深瞭解不是把旅遊地圖上各大景點都「征服」了，這趟旅行就好玩，往往最令我感到趣味十足的，是異地的風土人情與旅途波折中的學習。到亞特蘭大，也是另一段人生的旅行與學習。就算不幸「失敗」，來此亦絕非白費，評價在己不在人，只有自己認為練功是白費那才是真正的白費，失敗是成功之母，成功卻也是失敗之母，端看自己如何看待成敗。回顧年來所學及改變，便已是不可言說的價值了。

每晚當我練功回來，癱倒在床上，總會問自己：「今晚戰果如何？」多數時候，滿意於勇敢的我又一次戰勝了懦弱的我，親愛的戰友們，「你今晚戰果如何」？

當狼不當狗又一章

上回寫完「當狼不當狗」一文後，不少人感嘆之餘告訴我：「生來當狼的就是狼，當狗的還是狗。」的確，師父曾講過，心力是天生帶來的，所以天生要當狼的，他就是會當狼，天生要當狗的，他就是會當狗。但對平凡的眾生而言，我們並不知道誰會當狼，誰會當狗？因為很多看起來像狼的，最終變成了狗，也有原本看起來像狗的，卻變成了狼，只有在當人放棄了努力的時候，我們才會知道那放棄了自己的，是狗，只要不放棄，誰都可能是狼。

前不久，師父對癌友說了一段令我震動心魂的話，師父說：「我不是醫生，我是幫助你們改變命運的人。」命數固然是老天已先給了的，心力也是天生帶來的，但寬容慈悲的上蒼，仍給了人自由意志，做怎麼樣的人，有怎麼樣的命運自己還是有些許決定權的，所以師父才會說，他是幫我們「改變命運的人」。

回顧這一年多來，確實驚覺命運在改變，我曾經差點跌入死亡的深溝，幸而師父伸手拉了我一把，雖然現在還不敢說脫離死神的追擊，但畢竟是漸漸遠離那深溝了。我的體能精神始終維持在良好的狀態下，能吃、能睡、能跑步、能爬山、能打球，常常會忘了一年半前醫生宣告癌細胞已轉移到肺的「往事」，身體的改變，周遭的人每個人都看得出來，尤其是我的父母，母親總在電話中細數，今年六月我回台灣後她看到的，指甲、嘴唇都由灰白變成粉紅了、臉色明亮了、人長胖了、渾身肌肉結實了……。

這是肉體的改變，而心靈呢？很慚愧的，心靈的改變很慢，只是，學著努力看清自己，一點點地承認自己的劣根性及殘缺性而已。到師父身邊，除了練功，最重要的是觀念的調整，不管我學過多少專業知識，可是對生命的認知幾近於零，在來來去去許多癌友身上，看到了偏頗性格才是病根的事實。過去我引以自傲特異獨行的作為，竟是「亡命於形，只為性配」的愚昧，我學習到重新定義責任感與感恩心，也學著磨平稜角融入團體，更學著忍痛放下親情的牽絆，種種的磨練，都為了成為一個身體心靈健康的人，進入和諧平靜的生命狀態。

然而努力當中，實有挫折，在一段學習及修持之後，某一個人事物的考驗，「反性」出現，又把我打回「原形」，或許開始怨恨，或許信心動搖，好多次我站在黃河邊上向天吶喊，怎麼修修剪剪獸性的尾巴又長回來了呢？為什麼總是「不知道」？懊惱過後擦乾眼淚，我問自己：「你要當狼？還是當狗？你的決心到哪裡，你就能改到哪裡。」以前練功，每晚我都當成是與死神的搏鬥，可是不知從何時開始，搏鬥的對象變成了自己，勇敢的我不准懦弱的我偷雞摸狗，想入非非，對肉體疼痛承受力增強的同時，對生活挫折的承受力似乎也加大了，身體

個性都在改變，於是命運也有了轉變。

我常在電話中與家人傳述討論師父的理念，長久下來，竟發現不只我在改變，我的家人也在改變。母親明白情緒的殺傷力有多麼可怕之後，她很少發脾氣，瞭解了每晚練功就是把一天形體及靈體的垃圾清理乾淨，即便是出國旅行，在旅館裡她和父親也要把功練完才睡覺，母親不只一次告訴我：「自己和家人身體健康，三餐夠吃，有屋可住，還求什麼呢？我和你爸爸真的很滿足。」我的弟弟、弟妹正當壯年沒有迫切需要，練功總有一搭沒一搭，最近發現身體出了毛病，便勤奮了起來，他們的孩子有樣學樣，一星期也能練個幾天。不論是如我父母主動練功或是如我弟弟、弟妹被動學習，個人領悟或有深淺不同，但都確知生命自救功法是可以救命的法寶。我的丈夫自我到亞特蘭大後帶著兩個稚齡的女兒練功，就跟吃飯睡覺一樣自然，我心中有無限感恩，因為最親近的人不知不覺命運都在改變中往健康、平安和和諧的人生道路前進。

曾經，許多個深夜，走投無路的我，坐在床邊看著熟睡中兩個女兒粉嫩的小臉，黯然啜泣，不知能留下什麼作為永恆的紀念，替即將不久人世的她們，陪伴她們走過沒有母親照顧的艱辛歲月，如今想起來，心底還隱隱作痛。但感謝老天讓我來到師父身邊，現在我很篤定，女兒不會失去母親，我會陪著她們走過許許多多年頭，並且送給她們真正永恆無價的禮物——生命自救法門，讓她們在一生中擁有健康的身體、正確的觀念、開闊的胸襟。多麼希望我的孩子能記取：她們的母親曾如何迷失，幾乎失去生命，又如何站起，志堅心誠追尋生命。

但願天下所有接觸到生命自救法門的朋友，都能把它當成最珍貴的禮物，與最愛的人分享，也都能感受到命運轉向光明的喜悅。

辦理 B2 延簽經驗談

我從台北來到亞特蘭大，持的是觀光簽證，也即是 B2。原本打算停留半年，但在第六個月時決定多留些日子，於是便請律師辦理簽證延期。

委託的律師事務所，在我之前，曾有兩次為自救教育學院的學員辦理過延簽的經驗。但律師認為某些證件的準備，像財力證明、回程機票等是基本常識，不需多提。但當有經驗的學員提醒我時，我才向律師查詢，的確耽擱了不少時間，如果送件時間充裕都不是問題，就怕時間緊迫，癌友心裡七上八下，那就是極大的消耗了，這便引起我寫這篇文章的原因。

辦理延簽需繳交給律師以下的證件：

- 一、 財力證明：這是為了告訴美國政府，你有足夠的金錢支付在美國的花費。你可以在美國銀行開個戶頭，以每個月的花費為基準，譬如租個公寓加上日常花費，需一千美元，若想多留半年，就至少要存六千美元以上的金額。另外，若你也使用信用卡，可將信用卡帳單附上，上面有你的消費額度，消費記錄，及上個月繳清款項的資料，這都能幫助美國政府相信你有足夠的金錢停留在美國而不賴帳。帳單資料可請台灣的家人傳真過來，不需正本。
- 二、 英文醫院診斷證明書：這是證明申請人確實有重症，需要留在學院接受指導，這份證明可請家人在你醫療過的醫院申請，傳真給律師即可。
- 三、 回程機票：以茲證明延簽到期，你會離開美國。若持有的是紙本機票，附上影印本即可，若是電子機票，務必要將票號及旅行社或航空公司給予你的書面記錄交給律師。像我買的是年票，回程日期 open，但來美之初根本沒想過延簽的事，因此所有收據、紀錄早已丟失，只剩一串抄在記事本上的票號而已，所幸家人還存留一頁從 e-mail 上印下的紀錄，否則得打電話給航空公司，輾轉傳遞、查詢，可要費不少功夫。
- 四、 護照及入境的記錄單。
- 五、 自傳：幫助律師瞭解你的病況、治療過程，目前生活的情形，以便對移民局解釋你延簽的原因，這篇自傳必須有幾個重點：1. 申請延簽

的原因何在？2. 如何支付在美國的花費？3. 簽證到期如何讓美國政府相信申請人必定會離開？

六、 學院的英文簡冊及 VCD，此項資料可向學院申請，學院當會鼎力相助。

最後是費用。我委託的律師收費五百美元，第一次見面送件時便需支付，可以開支票或付現金。第二次見面則是到律師那兒簽字，即是在律師為我寫給美國移民局的申請信件上簽字，此時再支付給移民局的二百美元，以及律師將申請證件快遞給移民局的費用。

等簽證下來時，再到律師那兒取件，不管延簽是否通過，申請期間長達二、三個月間，都屬合法居留。

申請延簽的作業，可以在簽證到期前一個月和律師接洽，但銀行開戶最好早一點進行，拉拉雜雜寫來，只希望對將來要申請延簽的癌友，能有些幫助。

母親與練功

我是一位肺癌病人，在二〇〇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接觸生命自救功法後，不到一個月，便從台北飛到亞特蘭大，追隨李延明師父學習這套功法，來到黃河院區快三個月了，由於我的病是重症再加上資質愚鈍個性固執，所以學得有些辛苦，但心中卻很篤定，只要努力練功，慢慢修正個性，保持情緒平穩，必然有健康的一天。雖說至目前為止不知道我的病情有何改善，因為在美國不曾做過醫學檢查，可是近三個月來，沒有吃藥、沒有化療，只是通過練功體力始終維持良好，食慾更是大得嚇人，睡眠品質也不差，前兩天發現還長胖了兩三磅，眼前不敢說這功法在我身上有甚麼神奇變化，然而在我母親身上確有驚人的成效。

沒有重病的人，初習生命自救功法，每天站個五分鐘、十分鐘便累得哇哇叫，我的母親今年六十一歲，剛開始練功也是如此。但由於她非常愛我，想知道功法對我有何助益，所以在沒有人教導的情況下，憑藉師父的書和VCD自己揣摩起來，自五月三十一日端午節當天起，從沒有一日間斷，現在已經可以站滿一個小時了。剛練功九天，她便驚訝地告訴我，大腿和腹部的贅肉少了一圈。不久，我來到美國，有一天我們通越洋電話時，她說她不必吃藥了。自幼我便看著母親為哮喘所苦，此一痼疾讓她多次覺得生不如死，長年進出醫院看遍中西醫生，試過各種偏方、瑜伽也練了十多年，就是好不了。不要說不敢吃蝦蟹，連竹筍、茄子、芋頭、芒果、荔枝之類的蔬果，碰都不敢碰。

但她練功不久竟發現鼻子不過敏了，三個多月來哮喘從未發作過，前些日子她吃了竹筍全身卻不發癢，那滿櫃子的藥自然丟在一邊了。

又有一天她電話理說變形的手指突起的骨節消了一大半，真是不可思議，為了這骨節變形突起的類風濕疾病，她遍訪名醫，卻無效果，總是忍著疼痛做家事。沒想到練功短短的兩三個月，積年累月的老毛病逐漸改善中，她越來越有信心，相信寒氣定能從體內逼除，讓指節不藥而癒。上個星期她發現了件驚喜的事，在她大小腿後側密佈的青紫色微血管斑塊只剩一點點淡紫色的痕跡了，她打電話給我的婆婆兩人聊得開心的不得了，因為兩位學習功法的老人家同個部位的青紫斑痕都明顯消褪了！

原本我的病讓父母、公婆兩邊家人陷入愁雲慘霧，但練功之後他們卻充滿信心。掐指算來兩邊家中共有八位至親因為我而學習這套功法，尤其是我的母親，她從自身的改變，對功法堅信不移，對我的病情的康復非常樂觀。好盼望在不久的將來我能回到親愛的家人身邊，每天晚上比一比，誰能站得最久。

傳福音—從一步之內做起

師父常講，要從一步之內做起，將所知所學推己及人，由自己身邊最親近的人開始。傳遞生命自救功法的福音也是如此。

我是一位很幸運的癌症病人，在得知癌細胞轉移後不到一個月，接觸到這個功法，練功不到一個月，又來到亞特蘭大黃河院區，幾乎沒繞甚麼彎路就尋找到救命的方法，更幸運的是，因我生病，至親都得到了福音並且努力修習這套功法而獲益良多。

最先是我的丈夫，他陪我到大安森林公園學功，自我來亞特蘭大後，原本即工作忙碌的他得父兼母職，教養兩個幼小的孩子，但他始終天天練半小時的功。母親告訴我，他的脾氣比從前更好，幾乎不曾見過他發急動怒，兩個幼小的孩子在耳濡目染下，也能偶爾練練坐功。

母親在我習得生命自救功法後四天開始練功，既使出國旅行也未曾間斷，半年多來她的氣喘、類風濕、高血壓、骨質疏鬆、飛蚊症，都得到驚人的改善。至於白髮變黑，皮膚變得細緻，大腿後側微血管斑塊逐漸消失，睡眠品質變好，腸胃不再作怪…便顯得微不足道了。練功之初，她常為了催促父親一同修習而吵架，父親練了二十六年的甩手功，根本無法接受其他功法。回想即將赴亞特蘭大之前，父親雙眼泛著淚光，充滿不捨與無奈，憂心與懷疑，他無法理解我的丈夫，怎能送肺裡帶著大大小小腫瘤的心愛妻子，到一個萬里外的異域獨自生活？每回越洋電話中，總聽見母親抱怨父親固執，我在安慰之餘，把師父的理念一點一滴地同母親分享，這其中她記得最牢的便是「大怒白練功三個月，中怒白練功三星期，小怒白練功三天」，漸漸地她的怨懟少了。有一回，父親聽到我在電話中說晚上開始站三小時功，他急得喊道：「那會累壞的，不要練那麼久，住不慣就回家來！」可是日子一天天過去，他只聽到我愉快地告訴他，我睡得好，吃得飽，還長胖了，尤其母親練功有成，他的擔憂逐漸消滅，終於有一天他肯試著站幾分鐘了，這一試八十一歲的老父二十天後，便每日陪母親站上一小時，至今未曾中輟。前陣子，我同父親說，想在亞特蘭大多待幾個月，他竟然說道：「那很好，師父沒叫妳走，千萬別回家啊！」

大弟原本對氣功就有興趣，自我習得功法後，也囑咐他不妨試試，他買書自學，頗有心得，雖然工作繁忙，但每天寧可少睡，也得把功練完。小弟酷愛運動，舉凡球類運動、游泳、騎車，無一不是箇中好手，最不耐煩看似靜態的練功，母親說好說歹地叨念了幾個月，終於肯練上半小時，儘管一星期練個四、五天有一搭沒一搭的，竟也把自幼長在頸脖背上粗糙似蛇皮一樣的皮膚給練平滑了。

我還不時告訴母親這對孩子的好處，大師姐的兒子，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小弟十歲的女兒，最近在母親的半哄半騙中開始練習坐功，一坐便是半小時，她的姿勢準確腰背挺直，小腹內收，渾身流汗，叫爺爺奶奶嘖嘖稱奇，他們真正體悟到孩子練功遠比大人輕鬆，不但練身體更能導正心性，母親下一個目標便是小弟七歲的好動兒子。

我的公婆是家族中最早知道這套功法的人，但因練來太難太累，試過一回便放棄，我到亞特蘭大後經常鼓勵他們，不但敘說練功的好處，更轉述師父的理念，有一天，婆婆歡喜地告訴我，她不知從何時起，站起坐下不再需要兩手辛苦地撐持椅子的扶手了。公公也說他的腿越來越有力量，走路不再那麼容易疲累。

算算我們一大家子共有十一人修習此套功法，幾乎可以成立一個練功點，只可惜分住在四個不同城市，或許在家族聚會時，可以一起團練吧！

母親與婆婆一向熱心，逢人便說功法的神奇。只是父親與公公，年紀都很大了，她們除了照顧老伴，孫子孫女，還要操持家務，時間有限，但在能力範圍內，不論是買師父的書送人，或是告訴親朋好友、街坊鄰居她們練功的成效，甚至廣佈練功點的位置，的確已有不少人得到幫助。她們瞭解這即是傳福音、行善舉，從一步之內做起，漸漸往周遭擴散出去，就像把種子灑向大地一般，遇到適當的時機，就會生根發芽、長大成樹。

現在的我很少想到自身的病況，只是堅持好好做人，勤奮練功，同時感謝老天給我如此幸運的機遇，能跟著師父痛定思痛，重新面對生命，而我的家人更是受惠良多。生命是如此珍貴，又充滿責任，今後，我將以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態度面對人生，也將為傳播福音終生努力。

二、追思文集

彩蝶折翼——記明瑜學姊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卓清芬

在和明瑜成為同事以前，我都是喊她學姊的。她比我高一屆，在我還頂著一頭亂糟糟短髮的小大一時期，她已是長髮飄逸、裙裾翻飛的氣質美女。大二的她和幾位優秀的學姊以昂揚之姿活躍在不同的領域，有的致力於學術，有的寫小說，有的寫詩，而明瑜的名字常常出現在古典詩創作的得獎名單裡。我就像是匍匐在地面的毛毛蟲，仰望著她們如彩蝶般翩翩飛舞的姿態，幻想著也許有一天也能像她們一樣，捧著線裝書在椰林大道漫步，成為文學院一道美麗的風景。

總是活力十足的明瑜，明亮而大的眼睛散發出自信的光芒，常常以快速的語調說著她最近做了些什麼事，為報章雜誌寫稿、主持廣播節目……，身兼數職的旺盛精力，匆匆來去的身影，像是不肯浪費一分一秒般的過著充實忙碌的生活。即使畢業以後結婚生子，展開大學的教學生涯也是如此。

不是應該就這樣一直持續下去的嗎？在不同的生命軌道上奔馳，偶爾探問彼此的近況，互相打氣鼓勵，儲備足夠的勇氣，擁有繼續前進的力量。

然而突如其來的轉彎，帶給了明瑜嚴峻的考驗。她接受手術、化療，又遠赴美國練功，咬緊牙關，承受身體上巨大的痛楚，為了她摯愛的孩子，她挑戰自己的極限，忍人所不能忍。當她來學校教導練功，說起她早已超過了醫生說的存活年限，我在心裡暗暗喝采：多麼不容易啊！她打贏了一場幾乎不可能打贏的戰爭，而且贏得那麼漂亮。

卻怎麼也沒想到，在會議結束後回台清理堆積了三四天的信件裡，收到了明瑜離世的消息。我反覆的看著信，怔忡許久，怎麼會突然就到了終點了呢？她說過她好想陪伴孩子長大，她說過她還有好多論文想寫，許許多多的心願，在一瞬間盡成泡影。

折翼的彩蝶，在秋風中悄然殞落。那曾經美麗踴躍的風華，會留存在許多人的心底，不會抹滅。

紀念永遠的陽光天使盧明瑜老師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楊自平

100.11.17

在星期三中午系自評小組會議上，從鄰座的宜文老師口中得知明瑜老師往生的噩耗，當下整個人驚住了，好長一段時間，腦中一片空白，內心震盪不已。

雖然我和明瑜老師不是那種會黏在一起無話不談的朋友，但我非常喜歡和她親近，感覺她的生命充滿陽光，跟她在一起，彷彿一切的幽默都會遠離。她待人真誠，充滿熱情，所以身邊常圍著同事或學生，笑語聲不斷。

明瑜老師對教學充滿熱誠，詩選課、二李詩叫好又叫座，卓越的教學功力，令我相當佩服。她對學生的輔導亦盡心盡力，學生很喜歡找她談天，是非常受歡迎的傑出導師。

無奈命運的捉弄，明瑜老師身體健康亮起紅燈，之後便請了幾年假。那段期間，少了明瑜老師優雅的身影，陽光般的風采，文院頓時顯得寂靜。這段期間，明瑜老師毅然決然地遠赴美國亞特蘭大學習生命自救功法，以過人的意志和驚人的耐力，在無數白天與黑夜，咬緊牙關，堅強地與病魔纏鬥，終於戰勝病魔，恢復較生病前更佳的身心狀態。

溫厚善良的明瑜老師因親受病魔威脅之苦，慷慨地將自己的練功心得與同事們分享，在2010年特別邀請生命自救學院蔡院長到文院，向師生們傳授此套救命功法。當時我也參加了，聽完後相當認同，但因疏懶，遂荒廢了。有同事認真習練，真的有不錯的效果。之後，明瑜老師於9月又發信給宜文老師告知同事相關講座訊息。她對朋友是這麼真誠的關心，讓我相當感動。

在寫這篇紀念文的同時，幸運地由宜文老師轉寄的信件中，保留一段明瑜老師的諄諄叮嚀，讀畢讓人傷感不已。我把內容保留於此，重溫明瑜老師的深情。

「在我們生活裏，花了絕大部份的時間，外求獲利名位，因為這是社會的生活模式，卻極少願意內求身體健康，總是要等到生了病，才有一些感觸。但可悲的是，生了病還是不能自己作主，仍得把自己交出去給醫生，而醫生也會生病啊！我一直到生了這麼重的病，看過幾百個癌症病人後，才有所覺悟。我傳這個法，純粹是因為受過大病之苦，而今維生之道也全靠它，所以儘管喜歡離群索居，

也從不是個熱情激昂之人，必要時我還是要站出來說說話。」

明瑜老師，請您安息。您留給我們太多太多的愛，孜孜提醒我們注意健康，請放心，我記下了。您如陽光天使般的形象，將在我心裡，留下永恆的印記。

漫步和平東路，想起妳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師龍亞珍

如果還能和妳一起漫步和平東路，多麼希望永遠不要寫這篇文章。

對明瑜的第一個印象，是她來中大應徵時。

這個印象直到她生病前一直沒有改變：合身的長裙裹著纖瘦修長的身形，長長濃密的黑髮飄在腰際，深邃大眼裡有信心堅定的眼神；而印象最深刻的，是她發出語調溫和話語，或朗朗笑聲的嘴唇上，總一貫塗著殷紅色的唇膏。這在一向以樸素著稱的中大女老師群中，顯得特別自信亮眼。後來見面多了，更發現她身上有一些特別注意才會發現的小細節。像手腕上那精巧別緻到幾乎貼著皮膚的暗紅色手錶；手上撐拄著繡著精緻花朵的小陽傘，或我一直忘不了的，那造型別緻，像六角瓜瓣稜張開來的小小紅傘……。我總想著：這是一個多精雕細琢自己人生的女孩啊！簡直是從張愛玲小說裡走出來的錦繡人物。

雖是同仁，但在學校總是忙碌著，總是在系辦、研究室、教室間來去匆匆，所以剛開始和明瑜並不熟識。僅有的一次較長談話，是坐校車回臺北時，正好坐在她旁邊，看到她眼睛鼻子都紅通通的，輕聲詢問她怎麼了？她笑著說，抱歉，讓妳誤會了。是過敏。只要天氣一變冷，就整天一直打噴嚏、流鼻水，流到受不了。上課也一直擦鼻子，擤鼻涕，很難受。那時我才知道，原來她看來精實修長的身子上，其實有這麼折騰人的問題。

和明瑜較為熟識，是從中大搭校車回臺北後的那一段路開始的。

原本住汐止，七年前我搬到和平東路師大附近。有一次系上同仁在臺北聚餐，我因剛搬家，公車路線不熟，輾轉換了好幾班車，才到達聚餐的地方。那天明瑜有事較晚到。但她一改上課時的模樣，穿著輕便的牛仔褲，一身勁裝，笑嘻嘻地出現在大家面前。吃飯談話時才知道，原來明瑜也搬家沒多久，而且我們住得很近，她就住在師大隔巷的龍泉街。同時，從她說的乘車路線，我才明白今天搭車的方式，簡直就是路癡。所以明瑜說，等我帶你走你就知道了。從此，乘中大校車回臺北，常有機會和明瑜一起回家。如果坐的是中午的校車，下校車後，就一起搭公車回和平東路。還記得那時明瑜如何熱切主動的指引我路線，說15路怎麼繞，18路怎麼走。快到師大了，還不忘提醒：「你要在這站下車。」如果搭的是下午的校車，那就有機會在下車後，和明瑜經過大安森林公園，沿著和平東路一路漫步回家。另一位也住得近的老師是宜文，我曾笑稱我們三人是「師大

三妹」。不過因宜文下校車後，習慣再搭公車回家，明瑜和我則為了運動強身，比較常一路走回家。於是，和平東路成了忙碌教職生活裡的閒話家常之路，也是我得以聽聞明瑜許多故事的一條人生之路。

明瑜和先生的感情好，是令所有女性都羨慕的。

有一回坐校車回到臺北，路上居然下起雨來。快到和平東路口時，明瑜的手機響了，她聽完電話，笑得很燦爛地跟我說，因為下雨，先生怕她淋雨，開車要來接她，不和我一起走了。我點點頭，也笑說，和我比起來，你簡直就像皇后！像皇后，是明瑜從不否認的，她也大方的分享他們夫妻間私密的感情世界。我因而略知她和先生從大學到婚前十二年，因個性、家庭背景分分合合，但畢竟深愛對方，終成眷屬的過程。她說先生是很理性的人，但對她很體貼。女兒出生後，為了她的身體，先生不讓她抱孩子；生病手術後，先生更堅持和她到師大一起跑步強身；她練生命自救功法後，全家也跟著一起練……。數百年前，因雁侶思人的元好問，曾喟嘆的說：「問人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對女性而言，能得相知相惜的人生伴侶如此疼惜，真是前世修來的福報啊。

受學生喜愛的明瑜生病後，不能來學校，為了送期末考卷給明瑜，我到過明瑜龍泉街的家。之前因為我們都搬家，閒聊過買房子和裝潢的經驗。知道明瑜如何為了安頓這個家，存錢、做功課、找房子；如何費心規劃空間，讓兩個女兒有地方遊戲又安全；又如何讓忙碌於醫院工作，無暇上戲院看電影，卻喜愛影視音響的先生，有一個能放鬆、享受一下的視聽室。坐在舒適的餐廳，喝著明瑜倒給我，特別沖泡的橘子茶，看著這明瑜一手打造的家：明窗淨几，午後的陽光光點，穿過小庭院，再透過敞亮的玻璃窗牆，在客廳木地板上遊移，可愛的小女兒在地板上自顧自地玩著玩具車；我想著，所有這些幸福家庭的畫面，可都是女主人無償心血的成果啊！如果明瑜沒生病，那該多圓滿，多好。

之後，明瑜不得不請假對抗癌細胞。一學期後，她再回到學校，剪去了長髮，看來清爽輕快，雖然更瘦長了一些，但一樣的殷紅口紅，精神奕奕，實在看不出來才動過大手術。小心翼翼，關切地問起她治療的過程，她卻很坦然的說，手術切除了部分組織，因為神經受損，一邊臉頰活動不自然。還特別扭動臉頰，要我們看看她左右雙頰是不是有些不對稱？受她情緒感染，我們心情也跟著輕鬆不少。但直到父親也罹癌，陪病的過程中，我才真正親身體悟，對抗癌症所需的巨大能量和毅力。不禁想著：明瑜私底下經過多長的心理建設，才能這般坦然自若？還是她把笑容留給我們，把病痛留在家裡？

坐校車回到臺北後，明瑜苦笑，不和我一起搭公車了，因為她還要到臺大醫院繼續完成電療的療程。望著她走向臺大醫院的背影，我一路呆滯的望著公車

外，臺北街頭熙來攘往的車流；隨著車行，一群群攜帶各式人生藍圖的路人，遙逝而去。

明瑜勇敢面對病魔帶給她的考驗，病體與療程的折磨，她都可以堅毅的承擔下來；但從她談起病情，我知道，她最無法面對的，是擔憂年邁父親承受不了這個消息。因為父親非常鍾愛她，在父親心裡，她是名符其實，承歡膝下的掌上明珠。看著掌上明珠承受一連串化療、電療的折騰，內心該有多痛哪。而以明瑜的感性細膩，在父母親面前，又將怎樣穩住情緒，才能讓病情顯得樂觀？這命運的無情，人子的無奈，想來都覺得心痛。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不也因家人無盡的愛，才讓她挺住病魔的摧殘，有能量長期的為生命奮鬥？

抗癌過程的每一步畢竟都是險峻的，不到一學期，明瑜腫瘤復發，再度請假，終至辭去了教職。大家也失去了她的消息。後來才知道，因為她容易興感動情，情緒波動則會影響身體，所以不和朋友聯絡。我們也因此不打攪她，讓她靜養。再後來，輾轉知道她去了美國，到生命自救學院練功。又經過幾年，透過宜文，知道她已回臺灣，身體狀況不錯，且想把抗癌有成的經驗和大家分享，於是才又有了聯繫，也很欣喜的再度見到她。

她造型變了，俐落合身的小外套、牛仔褲，腳上穿著白色球鞋，不過是很別緻的高底球鞋。還是一樣的纖瘦，長期練功的肌體則顯得緊實。她為我們介紹了生命自救學院，也找機會教大夥練功。一絲不苟地講解李延明師父所創的縮腹提肛的十個步驟和要領，以及順著節氣該如何移動練功的方位。還有心的安排生命自救學院院長蔡仰東先生到中大演講。大概希望她經過切身辛苦實踐才得到的成果，我們也能受惠；為身體的健康，找到另一條屢創奇蹟的生機之路。於是我們才得知這幾年她如何艱辛地對抗病魔，她辭職後留下的空白，這時也才有了著落。

原來在偶然的機運下，明瑜在大安森林公園接觸到生命自救法。在已無其他有效治療辦法下，她毅然地飛到位於美國亞特蘭大的生命自救學院學習功法。從剛開始只能練半小時，到能在冰天雪地，零下二十幾度的溫度下，半蹲不動的練功四小時，成為生命自救學院戲稱的四小時俱樂部的成員之一。

在明瑜指導下，我也學著練自救功法，練過後，不禁對明瑜的堅持和毅力大大佩服，不，是萬分佩服。因為即使是健康的人，半蹲不動，縮腹拱手，持續練半小時都不容易，何況天天練4小時！在教大家練功的同時，明瑜慷慨地送了參與同仁一人一本《生命自救法門》。我也因明瑜的親身體驗，現身說法，除了跟著學，也教身體有些狀況的導生學，也買了好幾本《生命自救法門》送給親朋好友，希望大家都能受益。我想，明瑜得道急於和大家共享的心情，我感受到

了。

上個月，聽宜文說明瑜長了疱疹，正在做針絡治療。根據家人親戚患病的經驗，我微微地感到不安。沒想到這個月宜文竟然傳來明瑜離開的訊息。

是上蒼憐恤妳抗病的艱苦，讓病痛不再糾纏妳了嗎？

一個人走在十一月的和平東路，有些落寞。想起妳，想起好多事。蕭瑟的涼風中，彷彿聽到妳那一貫圈著般紅色光圈的朗朗笑聲。

縱浪大化中——懷念明瑜老師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莊宜文

對明瑜老師最初的印象，是進中央任教後參加的第一次系務會議上，她神色自信地走進來，時任系主任的李瑞騰老師讚美她剛生產完氣色甚佳，隨後致歉沒能去探視新生兒，明瑜老師即刻明快笑答：「我應該抱來給大家看的。」引來一陣輕鬆的笑聲。

之後我們常一同搭校車往返兩地，一回遠遠見她佇立校門口平台，面向校外迎風而立，仿若在遠眺風景，又似在沉思，我走近問她在想什麼呢，她說正在作詩，才構思到一半，校車便來了，她琅琅唸著詩句上了校車。明瑜老師感性而不牽愁惹恨，開朗且率真，喜愛到國外遊山玩水，好與學生分享經歷，在她身上不見絲毫陰沉鬱結和迂腐暮氣，常帶來笑語晏晏。

我在中大任教這九年多的時光，是以明瑜老師離職作為分界點。她任職時，於我而言是段幸福時期，輕快愜意；她離職後，校園少見風和日暖，學界生態愈益嚴峻。那段時間我倆不談學術，少言正事，明瑜老師把我當妹妹般，說看到我常想起婚前的自己。有回聊起髮飾，她竟用對小孩說話的口吻，睜亮了眼認真說，髮夾像精靈一樣是會跑不見的喲，怎樣東翻西找都找不到了。我聽著楞了一會不知如何回應，好像瞬間被當成稚穉幼兒。

明瑜老師自小備受父母呵護，她說每天起床，總有杯熱牛奶「長」在餐桌上，她從不知如何泡牛奶，更遑論料理家務。婚後更受丈夫疼愛，她和王醫師在大一舞會上結識，旅美期間夫妻常買龍蝦烹調，她說先生總吃蝦頭，她吃蝦肉，我疑惑問王醫師只喜歡吃蝦頭嗎？她帶著理所當然的表情笑答，他知道我喜歡吃龍蝦肉。千金出生之後，王醫師擔心愛妻得媽媽手，總捨不得讓她抱孩子。罕見的鶼鶼情深，直似神仙眷侶。因為被幸福籠罩，她好意勸我結婚享受婚姻生活，我笑回很少人能如此幸運啊。

怎知這樣幸福順遂的人生，會遭遇殘酷折磨。六年多前某天在校車上，明瑜老師面帶憂色摸著腫脹的腮邊，說正安排化驗檢查。其後得知竟是得了腮腺癌，她接受了精細險峻的手術，又為恢復顏面神經功能辛苦復健治療。我常想到醫術精湛、愛妻心切的王醫師，如何面臨這樣的打擊呢？人生卻比預想中更為無常。未幾家父突然中風，適逢週末被擱在急診室觀察，未加治療，我想到王醫師，但明瑜老師也在生病療養，我自然不好煩擾，隔兩天還是打了電話說起此事，明瑜老師以其父患病的前例，叮囑不得大意，王醫師電話裡交代應作血管攝影。那

幾天家父反反覆覆被推進幾間檢查室，我忙亂中搞不清楚狀況，以為當做的檢查都做了，然而家父旋即陷入漫長的昏迷。住院第四天夜裡，王醫師半夜兩三點前來探視，排定翌日血管攝影，當即手術搶救。我們視為救命恩人，明瑜老師仍說若早些動手術後遺症便少了。此後明瑜老師病假屆滿回校，卻又發現癌細胞轉移至肺，只得辭去她熱愛的教職專心休養。我們仍保聯絡，因住所鄰近，偶分享些當令水果和姊姊手製的糕餅，明瑜老師也將兩位小千金穿不下的衣飾送給外甥女，那些精心挑選的童裝童鞋別緻可愛極了，我們每每為她的慧心和眼光讚嘆不已。

明瑜老師曾赴美苦練功法，返台後更熱心推廣助人。當年父母的掌上明珠，為了陪愛女成長，發揮堅韌無比的耐力，生命態度急轉。我跟著練了兩回，終因疏懶而荒廢。我欽佩她靠著意志力和毅力延續生機，然隱隱憂心危機潛伏，又不願撥開安好的現狀，前望難測的未來。一年前巧遇她和王醫師倆並肩散步，氣氛寧美宛若戀人，我心想這樣和美的生活一直持續多好。隔些時她來家中，卻見身形消瘦，令我們憂心不安。今夏我因病寫信請教，明瑜老師回信殷殷叮囑應顧惜健康，卻沒提及自己正罹患帶狀疱疹疼痛不堪。中秋節前明瑜老師來電，問起我在做的遠絡治療，她想嘗試以減緩持續的不適。隔天亞傑老師在大陸驟逝，之後明瑜老師再和我聯絡時，我略為躊躇，還是談起此事，她聽聞大驚，電話裡我清楚感受到那痛愕難過的情緒。幾天後我們在診所相遇，我才意識到明瑜老師病很重，她非常消瘦，氣色異常，不講話時也在喘氣，還主動問起亞傑老師的後事。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仍關心他人的生命和家庭，心地何等溫暖善良。

而我也未能預料，那是最後一面。那天她和我說了三個夢：一位練功的朋友開著車，她要搭便車，對方卻執意不肯，神情悽慘地拒絕，她很生氣，想明明順路的啊；另回她夢見到墓碑上寫著一位練功朋友的名字，朋友悲慘的面容從墓碑上浮現，淚流不止向她哭訴，後來才陸續得知兩位朋友已過世；還曾夢到自己在廟裡，含著菊花躺在棺材。夢境很不祥，說話的神情很慘然，因此我做了心理準備，知道終會面臨這一天。我深深憂懼著，祈求短期內別再面臨又一位好同事的辭世。

十月中之後，明瑜老師沒到診所看診，月底某天，我從診所回家途中，經過她家前特地張望一下。當晚夢到在廟裡，一位尼姑告訴我不好的消息，醒後我不知道會面臨什麼樣的狀況，便請家母打電話關切，原來明瑜老師已住院兩週。兩週後，接到明瑜老師電郵發來的信，主旨是「最後的告別信」，是王醫師寫的：「……我們所鍾愛的明瑜已於十一月十三日凌晨，在全家人的祝福下，擺脫她的病痛走了，走時很安詳，也一一和她所掛念的家人道別，無所罣礙。……」

我雖有心理準備，但沒料到這麼快，十分遺憾沒去探病，和她道別。明瑜

老師會怎樣和我告別呢？

收信的隔天，我去廟裡拜拜，為她祈福。到診所之後，我和負責人商量，明瑜老師預繳了一筆治療費，只用了一半，應如何辦理退費。我想王醫師不會有心思管這些，但明瑜老師是節儉的，我應該幫忙處理好。回家的路上我還在想著，告別式當天，剩餘的治療費要交還王醫師。就在這時，我看到一個有些熟悉的面孔，騎著腳踏車，戴著帽子，穿著拖鞋，迎面而過，那好像，那不就是王醫師嗎？他臉色蒼白，神情慌忙。我返身朝他的方向走去，想和他說話，只見他的背影在黃昏的車陣穿梭，走到路口，他卻消失了。我轉身繼續走回家，心想，鄰近住了這麼多年，從未單獨巧遇王醫師，怎麼心裡想著，就見到了呢。我走著走著，驀地浮起一個念頭：他是從我家的方向駛離的，該不會……是送訃聞來的？我緩緩走近家門，靜靜等待答案揭曉，站在門外往信箱空隙看去，覩見一張素色的紙，抽了出來，果然就是。我打開來讀著，原來明瑜老師，是以這樣的方式來和我道別。

告別式當天一到會場，正值家祭，看到多年前曾見過的兩個小女孩，正在叩首跪拜，令人好傷感不捨，會場外前往弔唁者見此情狀，紛紛拭淚。靈堂播放著明瑜老師生前神采飛揚的影像，斯人如在眼前。兩側懸掛王醫師引的陶淵明詩，由長女代書：「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這是王醫師對愛妻最後的體貼。我一遍一遍讀著，覺得是因著明瑜老師前來悟道的。她只是先下了車，我們還在車上的人，駛過瞬間即逝的風景，終也要到達彼站的。感激結了這些年的善緣和情分，讓我親眼見證受了苦難的人間菩薩，以自身的病痛磨折，度人無數。

暖暖——懷念明瑜

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洪淑苓

時序入冬，下了一些雨，濕濕冷冷的，讓人很不舒服，不過好像這才是台北典型的冬天。

前一陣子，外子基倫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回來，跟我提起了明瑜的近況，說是健康情形好轉，已經可以出來參加一些演講活動了。我聽了頗感欣慰，感謝老天有眼，讓明瑜可以再重回學術場域，她是個優秀的人才，應該可以創發更多的研究成果。

沒想到，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竟傳來明瑜驟然辭世的消息，真是令人傷慟！

認識明瑜是在她碩士班時期，那時我在博士班，一同選修羅老師的唐代文學專題。羅老師的課程安排緊湊，每個禮拜都有討論主題和進度，大家都很緊張，但是羅老師在下課時間都會讓我們泡茶，一方面品茗，一方面也可以讓同學放鬆一下。也許就在那樣的氣氛下，我逐漸和明瑜、雅歆、若芬這些碩士班的學妹熟了起來，待我與基倫結婚時，也就請這三位學妹來幫忙收禮。也因此，我家的相簿裡，收藏了明瑜她們的合照，照片上每個人都打扮得很漂亮，露出甜美的笑容……啊，一晃都二十年了，而那些照片彷彿是時光的定格，把明瑜美麗的情影永遠留存我心中。

對明瑜印象最深刻的是她的紅框眼鏡，明瑜有雙鏡片也無法遮擋、明亮的大眼睛，配上紅色邊框，更顯得有精神。我對明瑜的家庭背景了解不多，只知道她好像來自基隆暖暖，「暖暖」這個地名就是明瑜給人的感覺，她講話的速度極快，但是語調永遠充滿熱情，好像隨時都會展開行動，立刻去幫你做甚麼事。在唐代文學的課堂上，明瑜的表現也都很優秀，雖然我們常怕被羅老師問問題，但是明瑜報告的資料都準備得很齊全，表達也很清晰流暢，她是大家心中的好學生。

偶爾在下課時間，女生們會聚在一起吱吱喳喳聊些生活瑣事。明瑜很少提起她的私事，但是對別人的話總是仔細聆聽，給予適當的回應，或是讚嘆或是安慰，總是給人信心和希望，而她彷彿從來沒有自己的煩惱。

後來明瑜碩士、博士畢業了，曾經回來母系(臺大中文系)應徵，記得她當時演講的題目是有關運用容格原型理論研究中國古典詩歌的方法和心得，那時的她，神采飛揚，有著新科博士特有的精神，無論是介紹西方神話理論或是分析古

典詩詞，都是旁徵博引，觀點新穎，論述充實；我私下盼望臺大可以留下這樣的人才。可惜，臺大終究與她無緣，後來她去了中央。

後來，聽說她結婚了。

後來，聽說她生孩子，當媽媽了。

後來的後來，聽說她生病，而且非常受苦。

唉！不知為什麼，後來跟明瑜都沒有直接聯絡，都是從別人那裡聽到消息，而忙於工作與家庭的我們，竟也沒想到打個電話問候一下。還記得是從美秀還是佩芬那裡知道明瑜的病況，聽了真的是不忍心，受這麼多苦，卻又這麼堅強，努力的就醫、復健；這必然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孩子為家人，甚至是為學生吧。因為她總是為別人著想，總是笑臉迎人，總是把陽光灑在別人身上，讓人感到溫暖。這使我又想起那個溫暖的地名——暖暖，是明瑜的故鄉，也是明瑜的代名詞。

接到喪禮的消息是冬雨開始的那幾天，我的心情好沉重。到了十一月二十二日卻又突然放晴，我和一些中文系的老師、朋友站在至安廳廊下等候給明瑜上香致意，和煦的陽光照射過來，讓我漸漸感到溫暖起來，可是我的心仍然是淒涼的，只因這是明瑜的告別式。我看到佩芬哭得傷心，走過去安慰她說：「別哭，讓明瑜好走。」但我自己也忍不住流淚了。唉，正當春華圓滿的年紀，上天應該多給明瑜一些時間，讓她好好發揮賢妻良母、良師益友的各種角色，繼續為人間散播溫暖。

明瑜，你的名字是一方美玉，你也具有美玉般的品格；我更記得你溫暖燦爛的笑容，所以我用「暖暖」來作為這篇文章的標題，代表我對你的懷念。願你放下一切，去到無病無痛的極樂世界；願你的孩子和家人都平安順利，因為你在天上會保佑他們，就像你平日用暖暖的愛照顧著他們一樣。

一路好走，明瑜……

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謝佩芬

明瑜！怎麼樣也不肯相信，妳真的就這樣離開了，離開妳摯愛的家人，離開妳如此熱情相待的大千世界，離開愛妳的這麼多親人、朋友、學生……

接到消息後，急著打電話給妳家人，希望能幫些忙，撥電話時，腦海裡浮現那回去妳暖暖家中的情景，妳聊到與弟弟童幼相處點滴，聊到對父母的關心，雖然只是平常話語，妳孝順父母、疼愛弟弟的深情卻自然流露。妳也熱情地帶我們四處走走逛逛，那樣神采飛揚，那樣青春美好，一切一切，彷彿昨日般倒帶重映，妳怎麼會就這樣離開我們了……

翻看著一張張留下妳美麗容顏的相片，無論嬌羞甜笑或是正義凜然，影中的妳都仍有聚焦魔力，我怎麼也不能相信，妳——真的離開了……

乍聞噩耗時，震驚不已，脫口而出：「妳不是調養得不錯嗎？」這二天靜下來在心裡不斷和妳說話，才終於願意承認：我一直在自欺欺人。

幾年來，聽到的常都是我不想聽的壞消息，一次次喟歎，一次次擔憂，一次次不捨，讓我慢慢用欺騙自己來逃避事實，說服自己：妳氣功練得很好；沒人打擾，妳可以好好靜養，清閒度日……。其實，不完全是這樣的，對不對？

記得第一次聽到妳生病的事時，匆忙與妳聯絡，擔心，卻又不敢問太多，反是妳體貼地告訴我事情經過、當時狀況。後來怕造成妳情緒起伏，不利病情控制，不敢多與妳聯絡，心裡卻總是記掛著，每隔一段時間就打探妳的近況。

有天，妳竟然自己打電話來了，好高興，以為所有病痛、陰霾都過去了。那天，妳熱切地與我討論妳指導學生口考的事情，那麼周到，那麼盡責，依然是以前那個善良、真誠、替別人著想的妳。可是，我好心疼，也好擔心，妳還是那麼熱情，那麼關心別人，卻可能會造成自己太大負擔，不利健康。電話裡，囉嗦地勸著妳放寬心，別想那麼多，對別人壞一點兒，對自己好一些，卻也明白地知道，妳沒聽進去，依然用滿腔真情對待別人。

後來，聽說妳的病復發了，轉移了，醫生不表樂觀種種消息，好難過，也好自責，我是不是應該常常勸妳：別讓自己太累，別對別人太好……，但，又好怕，任何的勸慰、聊心事都會造成妳的負擔。妳真的是個太體貼、太關心別人的人……

永遠忘不了，那是個舒服的午後，與先生、孩子到學校散步後，晃到對面的聯經，好陣子沒進去了，他們還在一樓看書時，我就直接往樓下上海書店過去，略略瀏覽幾座櫥架的書，一轉頭，竟然看見妳的身影。剎那間，彷彿隔世，不敢置信。忍住激動心緒與妳打招呼，妳說起病後對生命的領悟，對學術想法的改變，語氣淡然，卻句句緊揪著我的心，無法回應，難以言說，只能靜靜聽著妳，看著妳……

終於，還是忍不住，我哭了起來，哭得好慘好慘，哭得不能自己，反而是妳安慰我：佩芬，不要難過……

那是我們最後一次擁抱……，怎麼也沒想到，那也是我們此生最後一次見面……

看到宜文老師 mail 中提到，她在診所遇到妳、聽妳說三個夢的事，好不捨，卻也好羨慕，我也好想能夠那樣巧遇，能夠再好好看看妳……

為了怕舊友的问候擾亂妳平靜心湖，我一直忍著不敢與妳聯絡，剛開始還會寄些好玩、鼓勵的圖檔給妳，後來，連這些東西都不敢寄，只能在心裡默默祝禱妳健康。如果，早些知道，中秋節後妳的狀況，我一定不顧一切地去看妳，我多想再抱抱妳，再聽聽妳的聲音，而今，只留下無限的遺憾與思念……

明瑜，我真的不知道有沒有來生，如果有，我真的好希望下次早些認識妳，早些當妳的好朋友，跟妳當朋友的日子能夠再長再久些……

明瑜，妳知道嗎？我真的好喜歡好喜歡妳，妳是那麼善良、真誠，那麼顧家，那麼替別人著想，那麼、那麼好的一個人，為什麼老天爺不讓妳好好陪著家人，看著孩子長大？為什麼人生有這麼多的無奈、遺憾？

這二天，人前還能故作鎮定，在家時卻只是不斷地哭泣。明瑜，我真的好想念妳，好想念我們一起擁有的那些美好回憶。為什麼？老天爺這麼急著帶走妳？

清芬告訴我紀念文集的事，我卻只是哭著回答：我不知道能不能寫得出來？想起過去，想起妳，那是件多麼心痛的事！本想告訴大家：妳聰穎迷人的才華、妳學術上的慧眼創見、妳對教學的熱情投入，妳那麼多那麼多的優點……。可是，請原諒我，此刻的我，真的寫不出來。我只想訴說對妳的思念，只想讓妳知道，我是多麼不捨妳離去……

妳先生說妳走時很安詳，沒有罣礙，我想，這是所有愛妳的人最大的安慰。

雖然，此生緣份已盡，但也許，也許，我們都還能有下一次的重逢……

放下對所有人的關心吧！放下種種快樂、悲傷的往事吧！了無牽掛，輕盈地去到極樂世界吧！在那兒，不再有病痛，不再有傷害，只有所有愛妳的人的祝福，祝福妳平安喜悅，祝福妳健康快樂！

再見了，我的朋友！如果，如果，我們還能再相見，請記得給我一個擁抱，讓我訴說別後思念……

一路好走，明瑜，我親愛的朋友……

2011. 11. 20

美人燈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衣若芬

我好多好多年沒見到明瑜。

也不記得最後一次是在哪裡見到她。

到新加坡工作後，每次回台灣總是來去匆匆。陸陸續續聽到她患病的消息，知道她力抗病魔，遠赴美國治療。知道她稍微有起色，回到台北靜養。關心明瑜的病情，成為老朋友之間的話題。

我卻不曾去探望她。

我知道明瑜堅強面對身體的磨難，我擔心的是自己看見她受苦的模样會太脆弱，反而讓她難堪。

唯有默默的遙祝。

唸大學時，明瑜是我的學姐，她的那一屆有好幾位氣質出眾，長髮飄逸，裙裾翩翩的女孩，讓人眼睛為之一亮，讚嘆：「果然是中文系的！」

到了研究所碩士班，才和明瑜熟識，曉得她不只外表古典，內也富含詩情。我的第一本小說集《踏花歸去》，明瑜寫了書評，名為〈踏花歸去香塵裡〉，其中對我的厚愛，想來慚愧。我自命為「寫作人」的青澀期許，也辜負了明瑜的欣賞。

其實，明瑜的快筆是我望塵莫及的。她可以攤開稿紙就千言萬語，好像那些內容信手拈來全不費工夫。即使是學術文章，她也能文思泉湧，讓我驚訝她的記憶力和組織力。

明瑜和我都為廣播電台寫過文稿，更勝於我的是，她還親自主持節目。我做為來賓，見識過她遊刃有餘地操作機械；訪談過程中的音樂配置，全是她的設計，「三頭六臂」的本領，也是她才華的展現。

有一段期間，明瑜突然以短髮造型出現，宛如民國初年的女大學生。我和其他朋友觀察她好一陣子，才曉得那是她調皮的「變髮」——她把長髮折進腦後

根，再隱藏夾起來固定，衣領遮掩，乍看之下，真像是剪了短髮。她能「矇混」住我們，頗為得意；我們平淡無奇的生活，因此有了些許新鮮。

不過明瑜也有不擅長的事，她被父母呵護寵愛，不太熟練日常生活的「鄙事」。她削瘦白皙的手腕，有一次因為要打開瓦斯桶而扭傷，我聽她敘述了半晌，告訴她：「我猜妳轉錯了開關的方向。」

嬌貴又多才多藝，我說：「妳就像《紅樓夢》裡鳳姐說黛玉是個『美人燈』一樣。」明瑜沒有生氣，也不在乎那「美人燈」會「風吹吹就壞了」。

而今，「美人燈」熄了。

好久好久沒有見到明瑜，她的離世，對我仍彷彿是出門遠行。

也許，在某一個我們不知道的空間，重新燃起她的美人燈。

點滴憶明瑜

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彭美玲

記得大學時代在系上走動，總不時瞥見一個洋娃娃般的玲瓏倩影。她有著靈活的大眼，飄逸的長髮，臉上總是帶著燦爛的笑容，伴隨銀鈴般的笑聲，永遠吸引眾人的目光——這就是印象中的才女明瑜啊！聽說她文采煥發，擅長寫古典詩，後來果然升上研究所，成為方瑜老師的愛徒。

求學深造期間，明瑜在德明任教，儘管私校的課務格外繁重，她卻保持一貫的開朗進取，以無比尋常的愛心、耐心，奉獻教學，照顧學生。幾度重逢，只見她娟秀的臉龐添了稍許清瘦，而堅毅自信的氣息卻絲毫不減當年。

取得博士學位，執教於中央大學，明瑜同時也和所愛攜手建立家庭，擁有一對可愛的嬌女，這樣的美滿豈是人間常有？大夥兒不禁為明瑜讚嘆，讚嘆她終究通過青春生涯的諸多歷練，以一己的明慧、成熟換得了應有的幸福……。

但，怎知造化如此弄人？明瑜竟生病了，病得很不輕。而她再一次示現菩薩相，百般堅忍地與病魔周旋，展現驚人的意志力——只因一純情女子對家庭、對孩子無可割捨的摯愛。明瑜這幾年的辛苦煎熬啊，外人如何能想像萬分於一二？

在完美而盡力的演出之後，明瑜飄然謝幕，離我們而去……。縱使與她曾有博士班同窗之緣，回想前塵，不免遺憾沒有多花一點時間和她交談相處。記憶匣子裡留下了珍貴的片斷，兀自閃爍的，仍是她平日善解人意、處處與人為善的點點溫馨印象。但願她所愛的家人，也能以明瑜的堅韌、開朗為念，透過祝禱，收拾傷痛，好讓遠方的明瑜在天含笑，看著你們從滿滿的愛的回憶裡，找到重新出發的力量。

彭美玲書於辛卯小雪燈下

那一段淡蕩時光

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李文鈺

第一次見到明瑜，應是在中文研究所的一門課程「先秦神話」的課堂上，教室是在文學院後棟二樓的研討室，小小的空間裡，擠滿了人，對神話懷著探索熱情，或者一些蒙昧天真的幻想。當時，博士班的學長姊們總是侃侃而談，雄辯滔滔，連續三小時的課堂上，持續著百家爭鳴的熱血氣氛，毫無冷場，教授臉上也常是得天下英才的讚許神情。

讀《山海經》，神靈異人、奇禽怪獸出沒的地老天荒，妳卻關注到這荒遠時空中的諸多女神，女媧、女尸、女娃、女魃、羲和、常羲、武羅……，教授驚喜於這特殊的觀點，而當時妳的神情是自信而謙遜的。

一直是這樣，自信與謙遜在妳身上就是渾然的融合，能據理力爭也能坦然接受批評。那些時候，我們便常一起討論著詩歌，討論著神話，從一篇篇的課堂報告，到學位論文。當時妳已經就讀博士班且在大專院校執教多年，而我只是個厭倦了社會工作的重複漂流，選擇重回校園的研究所新鮮人，承受著環境與身份轉換的莫名壓力，以及情感與家庭的無謂困擾。

羨慕著妳所擁有的聰慧大方與明達幹練，也總是理所當然的接受妳的傾聽、勸慰與幫助。妳陪我去拜訪方瑜先生，請求指導碩士論文，在尚未獲得首肯，走出先生家大門，舟山路上一直失魂落魄的我也一直聽著妳的鼓勵。妳帶著完成的博士論文來研討室外等我下課，邀我分享不負辛勤的喜悅，但當時陷於低潮的我卻未能珍惜這份心意，反而向妳傾訴心中積壓的委屈。曾經在公館街頭遇見妳，低頭走著，眉頭深鎖，一聽見叫喚，露出了笑容，把遊魂似的我給帶回附近的家，煎蔥油餅，削幾個蘋果，餵了一頓午餐。妳也在我為陪伴多年的小狗因年老而病危，禁不住心痛落淚時，在身旁一起流淚，說能夠感受，就好像自己的女兒生病一般……。

如果不是這麼的細膩體貼，寬厚包容，總是習慣地付出與承擔，是不是明瑜就能多留一點心力給自己，為自己爭取更多的時光，更多的幸福？在師長朋友們都欣慰於妳已苦盡甘來，漸入佳境，看著妳最愛最想珍惜的人都守護身旁，擁有令人欣羨的家庭，如果真有公平，這樣的幸福不應被上天收回。

神話總是說著攸關生死的故事，試著解釋死亡，撫慰死別的痛。歷經這一段過程，生命是否就能夠到達更美好神聖的境界呢？那些時光，如今回想都覺得

年輕，年輕得可以那麼勇敢，那麼嘔心瀝血的認真。流逝的時光不免讓人老化、俗化，活著的人繼續努力對抗這摧毀的無聲力量，而明瑜應該是永遠回歸、存留於年輕的神聖時刻，那一段所有煩惱痛苦都已淘洗淨盡的淡蕩時光。

2011/11/25

野蛩霜化歸寒草：悼明瑜

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71 級同學張惠媛

1990 年離開台灣後，我和家人在紐約、新澤西、北京、上海四處淹留，自己沒太多感慨，因為本是過客，只是身邊留下的舊物卻越來越少了。獨有一個小牛皮紙袋，上書「重要回憶和文件」，多少年來總是跟著我。裡頭是一些我特別珍惜的書信、老照片，包括大學准考證和第一張稿費單，還有的就是，此刻我展讀的兩首詩。

明瑜的詩。〈秋日郊行〉和〈秋雨有懷〉。

我所知道的明瑜，情感豐富才思敏捷，是系上的詩揆，這兩首詩正是她獲得第五屆中文系古典文學創作獎絕句律詩雙料冠軍的作品。我不記得為什麼她抄寫了這兩首詩給我，想必是我向她索討的，一來為她的詩，二來為她的字。

明瑜寫得一手好字，流麗大氣，有如書法藝術，像她的人。她生得白皙瘦弱，留著長指甲，長長的鬢髮繫著蝴蝶結，走起路來娉娉孌孌，充滿女性的柔美，但她的氣質卻是明快俊朗，因為聰明有才，也頗為自負。我倆性情相投，說話很是投機，雖然選課多不在一起，卻自然而然成了好朋友。

她家在多雨的基隆，她自己也有兩天兒女的多愁善感。記憶中，她除了寫一手好字好詩，對課業應付自如，最大的挑戰便是情關。我們無數次的閒談裡，她的那個他常是主角。有時小兩口鬧不愉快，她把眼睛哭腫了，早上起來趕緊熱敷消腫。她是水做的女人。

明瑜愛美。但情路坎坷心情鬱悶，不免讓她臉上長痘痘，眼下總是暈黑的眼圈。你是林黛玉不成？我曾取笑她。但一般時候，她比較像是活潑開朗的史湘雲。

畢業後，她一度到我任職的漢聲雜誌社當文編。做了幾個月，表現優異，因為考上研究所辭職了。我總覺得以她的善感和文才，也許不適合走進校園，可是她好勝心強，一定要考上研究所，別人能讀到博士，她也能。

她當然能。她是朋友裡極少見的聰慧女子，我總覺得她做什麼都能成，只有感情，似乎是她的單門。記得那些年，她跟男朋友分手了，有一次來到我租賃的小樓做客留宿，瞪著一雙楚楚大眼，眼下深深的黑眼圈，訴說著情感的糾葛，

彷彿在瘋狂的邊緣，我感到她快變成小說裡的人物了。幸好她的戀愛終修成正果。

那一年，她和男朋友同遊美國，到紐約哥大宿舍來找我。一進門，立刻衝到窗邊張望底下的街道，街道上的人影，然後轉身哇地放聲大哭，把我嚇了一跳。原來又跟男朋友鬧彆扭了，男朋友一路送她過來，她賭氣不說話。愛情，似乎永遠是她的生命中心。

回憶這些，說的不是她的情感起落，而是明瑜這個人。她至情至性，一點也不加掩飾，歲月沒有給她世故，但生命給了她最難的功課。

2000年吧，她和先生帶著女兒到新澤西來看我們。這一年，好像是她先生到波士頓進修，她來伴讀。我的兒子當時兩歲，我們把幾件可愛的舊衣服送給她的女兒，她立刻幫女兒穿上了。她看來幸福滿足，只是對美國的生活有點適應不良。

台灣和美國，我們有如兩條原本並行的線，在歲月和機運撥弄下，兩條線越盪越開，最後也就疏於連絡了。幾次返台通電話，知道她忙於教書，做電台節目並獲獎。2006年，在大學同學張素卿的連繫下，幾位同學在台大附近一家餐館聚會，在座有周兆良、徐荊苓、呂妙芬等，還有明瑜。聚會前聽聞她患有癌症，已經開刀割除，癒後良好。記得我們先在書店碰面，她像以前那樣穿著長裙很淑女，戴著一副墨鏡，墨鏡一摘下來，有一邊臉部表情僵硬，眼睛也閤不攏。我暗吃一驚，感到十分不捨，因為我知道我的老同學愛美。

聚會時，她以一貫開朗的語氣說著如何發現病因及術後心情等，我很佩服，佩服她重新站起，準備迎接新的人生。臨別時，我給她一個擁抱，要她加油。誰知這一別，我再也沒有見過她的人或聽到她的聲音。

聽說她癌症復發，轉往美國治療。幾次返台，我給她打電話留言，打到手機或打到家裡，總是找不到人。其實，以我對她的了解，我知道她不願別人同情，想要自己安靜地專心地打這場仗。也因為她愛美，她好強，她的生命情調不允許自己示弱。我完全能理解並尊重，易地而處，我也會作同樣的選擇。

只是此刻，當她真的走了，所留給我的就是一大片空白，無法填補的空白。她的兩個女兒怎麼樣了？她的男主角如何了？她的治療情形如何最後又如何？腦裡有太多太多疑問，為什麼我沒有早一點問？

明瑜，你走得平靜嗎？有沒有遺憾？如此短促的一生，有如你詩中所寫的野蠻霜化、幽夢塵消，在這無情天地裡，我怎能不為你感到有愁怨？

秋雨有懷 盧明瑜

墨雲溼翠壓煙城
水漲秋塘白葦橫
菊老應愁風翦影
荷枯但恨雨摧聲
野蛩霜化歸寒草
幽夢塵消入斷更
物事人間皆有怨
陶鈞萬古本無情

來不及告別——給明瑜

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71 級同學王靖婷

11 月 26 日接到明瑜辭世的消息，已經錯過了她的告別式日期；因為學校信箱遭駭客入侵，幾乎有 4、5 天無法正常收發信，卻陰錯陽差地漏收了如此重要的訊息。11 月 21 日那天因惠媛（章緣）從上海返台，受邀至成大演講，22 日我還利用下午沒課時帶她去吃想念已久的小吃，如果早知道這個訊息，無論如何我們也會趕去送她最後一程；如果早知道她的情況惡化如此之快，根本就應該拋開那些枝枝節節的顧忌，打電話給她；如果早知道原來那些「練功」也無法挽回她的病情，就應該停下每次行匆忙的台北行程，即使冒然打擾也要去看她；如果早知道……，在這一刻，已然人音杳杳、連最後一面都來不及道別的時刻，我多想再聽聽她那快速度、總讓人來不及插話的明快聲調，再看一眼那講起話來眉飛色舞的表情，以及只聽她講過卻從未謀面的兩個寶貝女兒……。

明瑜是轉系生，也許因為確知自己的專長與興趣，大部份轉系生的表現往往比我們這些按聯考分數分發的本系生來得投入。當時的台大中文系，本地生 40 幾人，加上僑生、外籍生，一屆就有近百人，每學期卻只有兩、三門課大班上課，其餘或者按座號分班、或者依選修各自選課。明瑜座號是雙數，大二的詩選、文選、大三的詞選、曲選都和我（單號）不同班，大二雖然也旁聽方瑜老師的詩選（雙號班），耳聞幾個才情洋溢的轉系生如明瑜、靜佳，卻無深交；真正與明瑜開始熟稔，是在大三的寫作小組與林文月老師的選修課上。

大三時寫作小組的產生，其實要感謝當年的系學會會長張素卿的「鼓動」，在她的鼓舞推動下，張惠媛、明瑜、周靜佳、徐莉苓和我組了個「文會」。仿紅樓夢裡探春建詩社的構想，每月一會，每人繳一篇創作，以小說為主，散文也無妨，會前先印給大家，再約時間共同評賞討論；印象中持續了近一年，原本約好大三升大四的暑假過後每人要繳一個中短篇，開學後卻流會了，大部份的人都沒寫出來，好像感到畢業的迫切，大家開始打算未來，準備研究所、打工、修外系的課，再也無暇顧及。在寫作小組裡，我從明瑜的文字認識她的人，她的文筆明媚流麗，感情滿溢，在那個「張愛玲」派的文學年代，文字感情冷斂、意象隱晦多端，是大部份小說人模仿的目標；明瑜卻是我手寫我心，直言無諱，感情從筆端澎湃流洩，行於所當行，止於不可不止，明快秀朗一如其人。她也將感情滿溢的寫作風格反映在陶淵明詩的報告中，大三上林文月老師的陶詩選報告，明瑜拿下最高分，靜佳第二，我忝列第三。

畢業後大學同窗各自星散，再見到明瑜竟是在美國加州。那年，她那分分合合的多舛愛情，終於復合，偕男友同遊北加州優勝美地國家公園之後，臨行美東

前停留洛杉磯與我一聚，那晚幾乎終夜聽她分享曲折如連續劇的愛情傳奇，看她滿眼的幸福光采，正想這回她那談了十年的戀情終於可修成正果了；那知幾天後，遠在紐約的惠媛打電話來說兩人又吵架了，明瑜心情很不好，煩惱不知如何做解人……；不過幾年後這對情人在歷經波折紛爭，終究確認了彼此在生命中的份量，結成終生相伴的眷屬。

婚後的明瑜美滿幸福，取代她之前無謂的憂慮與不確定，他們的第一個孩子是在波士頓出生的；兩、三年後她懷了老二，預產期與我的老二相差兩個月，媽媽經成了我們通電話的共同話題。她聊到老大的聰穎倔強，剛出生的老二好哭鬧，還好先生的體貼，讓她還能睡幾次整覺……。那次通話後大家各忙各的，忙工作、忙家庭，直到 2006 年初惠媛回台北與老友一聚，才聽說她罹癌的消息。剛罹癌時她不想讓太多朋友知道，雖然從友朋處得知消息，卻猶疑該不該打電話問候病情？後又輾轉得知她赴美治療，音訊杳然，竟成遺憾；那通電話竟成我們之間最後的連繫，回想起來既心痛又懊悔……

送明瑜最後一程既已錯過，這些文字就權且當成她留在人世驚鴻一瞥的印象；然而想著這 20 年的過從交往，想著她明媚的身影，想著她爽朗明快的話語聲，想著她富麗多采的文筆，還是心痛遺憾啊！那句來不及說的「再見」……

2011 年 11 月 27 日

給明瑜的告別信

台大中文系 71 級同學銘傳大學廣電系助理教授周兆良

Dear 明瑜：

你就這樣走了？這麼瀟灑，像仙子騰雲駕霧，得道昇天。二十多年的姐妹了，沒給我們機會問問妳，有什麼是我們可以做的？看著妳告別式上沒有花籃、沒有達官貴人的輓聯，只掛了一幅陶潛的詩——「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我知道這一輩子妳已坦然，這一世妳已釋懷，雖有萬分不捨，還是要給妳按一個讚。

最後一次看到妳，是十月底涼涼的天，我帶著小孩剛游完泳，晚上八點多，就這麼巧，居然在師大門口，看到妳和妳先生堯弘，相倚坐在人行道的長椅上，一直記掛著妳，真能看到妳好高興，衝上去握妳的手，手心暖呼呼的，聽妳的聲音，還是那麼有勁，每次看到妳，妳總是開玩笑的說我：「小良，怎麼了？看妳吃得胖胖的！」我一點也不介意，因為我家人好幾個是烹調高手，我是他們的成果，只是心疼妳變得如此輕盈。

2008 年，張惠媛(章緣)從上海回來，我們和妙芬、素卿在溫州街開了小型同學會，知道妳不再接受治療和檢查，改以氣功與瘤並存之後，真是佩服妳的毅力，果然妳一直是我們知道的那個勇敢的小女孩。

妳抗癌三年了，這期間我同事、我舅媽相繼罹癌，每次向妳請教，妳總是熱心介紹自救功法這種簡單氣功，我同事練過之後向我抱怨，「這種功法太累了，一直站，一站就是半小時！」，他沒再練，半年後走了，我這才知道，就算是簡單的功法，能持續也不容易。

三年來就怕這一天到來，今年本來一直想約同學去看看妳，但妳罕見的沒回我的 mail，張素卿說，只要明瑜覺得好就好。我知道我們不要太打擾妳，但我真的想問問妳，有什麼是我們可以替妳做的？進台大中文系至今快三十年了，我一直記得當年那個長髮飄飄，長裙飄飄，又美麗又堅強的明瑜，妳至少可以讓我們多陪陪妳嗎？妳知道雖然我們能做的有限，連像我這樣軟弱的人，都至少可以幫一點小忙。

近年教了一門大一國文，重新再讀，才發現還有很多要向妳請教，因為從我們十九歲同班開始，妳一直都走在前面，我雖然愛玩不愛唸書，可是看到妳和素卿、妙芬及好多同學這麼認真，還是喜歡得不得了。

今年我教書的大學開始收陸生，一個大陸學生的爸爸，是大陸一家上市製藥公司的副總裁。他告訴我，他們近十年研發出一種有國際專利的大陸社會保險用藥，是科學中藥，不是用吃的，是用注射的，可以幫助與瘤共存的朋友，改善生命的質量。我一直很想問妳，要不要問問醫師試試看？看他們的意見，我知道妳不愛吃藥打針，更不愛偏方，但這個藥不是治癒腫瘤的，是以固本培元方式補充元氣，但現在一切都已太晚。

明瑜，妳知道我們一直都很愛妳，是從年輕時一起長大，一起在台大同甘苦的感覺，當年我們住宿舍，妳來自基隆，我家在屏東，家境都不是很好，我到妳家玩時嚇了一跳，同樣都是老兵的孩子，妳家比我家還窮！但我們儘管沒什麼錢，還是有很多窮開心的玩法。記得那時廿歲的我們，沒預算燙頭髮，聰明的妳發明了一種天然燙髮法，晚上洗完頭之後，在頭髮半乾時擱上幾十根小麻花辮，第二天早上起床後一解開，就有一頭又美又蓬的夢幻美女頭了，省錢又方便，到現在我還在用呢！

不管妳在哪裡，從小一起成長的感情不會變的，不管時空轉移，一直都在，妳知道的。妳在中央大學教書，我在私立大學教書，常常互相討教，妳有次和我說，因備課內容太多，常連上兩堂課不休息，上完課才發現沒吃飯，也沒喝水，我另外一位四十歲罹癌的同事也有同樣情形，他過世前還跟我們開玩笑說，要申請「校賠」，因為他真的愛上課也愛學生，太認真想把最多的東西教給學生，改作業和做研究常一口氣停不下來。現在才發現，原來下課還是必要的，至少讓自己和學生都喘口氣，自此我現在上課，不管教人或被教，每節必下課。

最後一次看到妳，我叫我家小朋友叫妳姐姐好，妳還笑著說，該叫阿姨囉！妳就是這麼可愛。妳還留下兩個國中和國小的女兒，在告別式上看到她們，妳真是會生，一個像爸，一個像媽，只希望她們能像媽媽一樣勇氣十足，樂觀和善。如果有需要的時候，不要忘了連絡媽媽的老同學，給我們一點機會幫幫明瑜的女兒，因為我們知道妳也會同樣的幫我們。

再見了，明瑜，妳的一生是最好的身教，妳的美永遠在我們心裡，告別式結束之後，我們各個宗教信仰不同的老同學，一齊在台大活動中心為妳禱告，很高興遇到像妳這麼美好的生命，更榮幸曾和妳同學及朋友一場，我們有一天會重逢的，帶著妳的善美純真，我們會向前看，把妳的勇氣和愛心傳承下去。

三、照片集



(感謝卓清芬老師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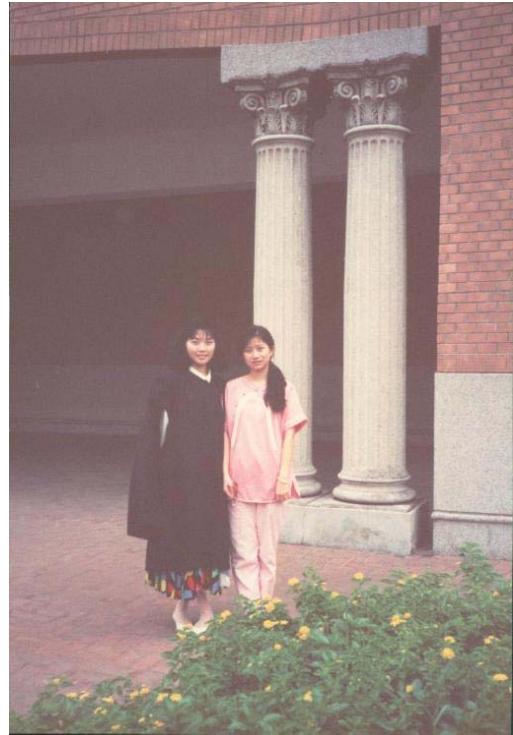








碩士照





(感謝卓清芬老師提供)



一九九四年台大文學院大門口(感謝謝佩芬老師提供)



一九九四年三月台大醉月湖畔



一九八九年清境國民賓館



一九八九年春天，霧社



一九九五年英國劍橋



一九九五年英國劍橋



一九九〇年與齊老師餐聚



大學聚會



大學謝師宴



同學婚宴 1987 年



同學婚宴(感謝謝佩芬老師提供)

編輯團隊：楊自平、莊宜文、卓清芬、賀廣如、謝佩芬

執行編輯：戲曲所碩班 李巧芸

校 對：中文系汪筱薔、王詩卉

中文所碩班黃琪雅、陳貞如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五日